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一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大夫部下

子產

論侵蔡有禍（左襄八）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自是楚晉屢伐鄭

焚書安衆

又（襄十）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

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子孔欲使諸大夫皆受執政之法

為卿（又襄十九）鄭殺子孔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對晉徵朝（又襄二十二）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

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告范宣子輕正卿官晉鄭同姓故曰吾與昧差池不告范宣子輕齊也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又襄二十四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

幣子產寓書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毋令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

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浚，取也。

伐陳數俘

〔襄二十五〕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獻捷對晉

〔又〕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援手于我用致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問政然明

〔文〕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然明名蔑前年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

辭邑

〔文〕襄二廿

六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也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請印堇父

又楚子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

令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故大叔辭不得堇父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之傳言子產善辭

不禦寇

又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

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楚師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數動齊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好勇貪名之人

七子賦

〔又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隰桑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受卒章欲子產之見規

舍不爲壇

〔又襄二十八〕子產相

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吳公子贈答

（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吳貴縞鄭貴紵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

裨諶言將知政

詳裨諶與叔向論駟良

（又襄三十）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

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葬伯有

図鄭伯有耆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斂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行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受盟于子晳氏伯有晨入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時謂子晳直亡家彊徒黨也子產言不以駟良為徒

子皮授鄭

図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

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

賂伯石邑

〔又〕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也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　畏其作亂故寵之

為政

〔又〕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廬井使五家相保

復豐卷

〔又〕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請請於公不沒入也入謂田里所收入

輿人誦

（又）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衣冠

壞晉館垣

（又襄三十一）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其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敎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

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擇能而使

（文）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不毀鄉校

（文）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論尹何為邑

又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之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辭衆逆女放子南 詳子羽在昭元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

罪罪在楚也乃執于南而敷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放游楚于吳

弗討子晳

〔又〕鄭為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討之恐亂國

論晉侯疾

〔又〕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知

楚靈數年後合諸侯

（叉）楚靈王即位鄭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殺子晳

（叉昭二）鄭公孫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

死、司寇將至、子晳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相鄭伯如楚

〔文昭三〕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知晉許楚諸侯

〔文昭四〕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會申獻禮

〔文〕楚子合諸侯于申、王使問禮於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子產善相小國、

作邱賦

〔文〕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產曰、以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逾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
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
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邱十六
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
賦

鑄刑書

又昭六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
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
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
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法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
勸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
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
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
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亂獄豐滋
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
制其子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
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鑄刑書於
鼎以爲國之常法立謗政作邱賦也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對黃熊

（又昭七）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其
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
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
鼎　熊獸名亦作能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

歸州田

（又）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
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
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
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吾子爲政而

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

立伯有後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夫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公孫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故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用物謂權勢 **對晉問罕朔之位**〔又〕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魋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羇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宜子所爲子產之敬也使從嬖大夫 **謂子皮喪焉用幣** 又昭十年晉平公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

知度與禮矣我實縱獄而不能自克也

知晉不能救蔡〔又昭十一〕楚師在蔡晉謀救蔡于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楚必亡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

不毀游氏廟〔又昭十二〕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塴下棺又作窆

幄幕九張〔又昭十三〕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如之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又）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　張幄幕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

平丘爭承

（又）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承貢賦之次也鄭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又）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哭子

皮〔又〕子產歸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怒富子諫〔又〕昭十六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之而不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不與玉環〔又〕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也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

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餞宣子賦詩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

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弗禳火

（又昭十七）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瓘圭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又昭十八）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政

（又）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

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不毀大叔廟

又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產其仁不忍毀人之廟

對晉責登陴

（又）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

事倜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對晉問立駟乞

又昭下九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

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龍鬬弗禜

（文）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論政寬猛

（文）昭二十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

鄭人悲泣（史記）鄭世家。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家語）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

孔子兄事（家語）子貢問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按夫子嘗適齊。宜與晏子相見。若子產卒於昭公二十年。是時夫子未遊歷諸國。安得兄事之。蓋心敬禮子產。而傳者失之耳。

稱衆母（仲尼燕居）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家語）子游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曰。愛民謂之德教。何啻惠哉。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產以所乘之

輿濟冬涉者是變無教也

春秋卿大夫未能及

(備考)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族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邱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裨諶

知鄭禍未歇(左襄二十九)子皙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

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知政必歸子產（又）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位班子產位次應知政矣。定也。

能謀（又襄三十一）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世叔

立大叔（左襄二十二）鄭游眅奪逆妻者。其夫殺之。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也不可以苟良游販子子

戒宛射犬

(又襄二十四)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

問政子產

(又襄二十五)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詳子產

爲令正

(又襄二十六)楚子秦人侵鄭楚人囚印堇父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詳子產令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故大叔辭不得堇父

賦蔓草

(又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賦詩取其相遇適願

對楚人辭

(又襄二十八)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如晉

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諭城杞

次喪二十九鄉卒于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親是謂離德詩曰協

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夏肆杞肆餘屏城也云猶旋旋歸之

美秀而文

〔又〕襄
三十一、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
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
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詳子
產

不私子南

〔又昭元〕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南子產
咨於子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為能
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
又何疑為吉若獲矣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料楚

靈王

〔又〕楚靈王即位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
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
矣子產曰不
數年未能也

送少姜葬

〔又昭二〕游吉如晉送少姜之
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為此來

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吾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識其無隱諱

對張趯〔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其庶幾焉　孟張趯也庶幾如趙晉

賀虎祁〔又昭八〕晉築虎祁之宮游吉相鄭伯如晉賀虎祁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賦褰裳〔又昭十六〕

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褰裳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為政

〔又昭二十〕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大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言王室

〔又昭二十四〕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時有子朝之亂

論禮

又昭二十五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

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

送頃公葬

又昭三十年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苟人不能詰傳言大叔敏

九言（又定四）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行人子羽

不能對程鄭問（左襄二十四）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自降下之道

知子產將知政（又襄二十六）鄭伯賞入陳之功子產辭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知令尹圍必代昌（又襄二十九）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昭元年圍弑之郟敖

知伯有不能久〔又襄三十〕鄭人殺良霄。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蟜卒在十九年。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

知四國之爲〔又襄三十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四國之爲。諸侯所欲爲也。〔詳子産〕

辭楚以衆逆女〔又昭元〕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使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

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
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
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
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
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
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
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
逆而出 墠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也豐氏公
孫段恃實恃大國之實而無備也言已失所恃則諸
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
行所懼惟此垂櫜示無弓

言以知物

〔文〕會于虢楚公
子圍設服離衛
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
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
行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
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
行人子羽

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合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楚公子弃疾有當　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百里奚

事虞〔史記秦本紀〕百里奚事虞爲虞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幷虞

宮之奇諫奚曰是不可以不諫奚曰食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若行吾志耳

相秦

〔又〕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繆姬適秦繆公將以奚為媵奚恥之亡秦走宛 按此與孟子知虞公將亡而先去之不同左傳之媵秦穆姬者虞大夫井伯亦非百里奚〔又〕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又〕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 按此說郎蔚章所闡者也與秦本紀說異孟子雖辯之而當時號五羖大夫意其有所

由來或如本紀之說乎〔又〕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薦蹇叔〔又〕秦本紀繆公授奚國政奚讓焉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食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對與晉粟〔左傳〕十三年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百里卿

百里**扊扅歌**〔風俗通〕奚爲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
奚言奚非堂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
因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
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奚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
婦扊扅門
枋也音掩移

宮之奇

諫假道〔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
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
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
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
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公羊傳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如之
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
寶必不從其言於是終以往宮之奇果諫曰脣亡則

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穀梁〕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苟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復諫假道

〔左傳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

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 晉輔頰輔也車牙車也大伯虞仲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盡殺之以族行又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臘歲終祭名晉語伐虢之役師出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令尹子文

毀家紓難（左莊三十）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毀滅紓緩也（又宣四）初若敖娶於邧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邧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焉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若敖楚君夢澤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

滅弦（又僖五）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伐隨（又僖二十）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

使子玉爲令尹（又僖二十三）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請者與有幾成得臣子玉也叔伯遂呂臣也

蒍賈不賀

又僖二十七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時子文不爲令尹故云使其後子玉敗于城濮

逃富

楚語鬭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

處鄖爲楚良臣

憂勤社稷

〔戰國策〕子文因闘般之殺子元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糊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舉將以靖國量力以制敵濟患以撫下三仕不喜三已不愠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勤於社稷當門廢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爲政度人以用人溥惠以撫下凡以自究厥心不遷他恤

若敖鬼餒

〔左宣四〕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賈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而殺之將攻王楚子與若敖氏戰遂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子文子艮之兄

孫叔敖

虞邱薦 說苑孫叔敖隱於民間令尹虞邱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臣聞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使為令尹　按孟子言孫叔敖舉於海註謂隱處海濱諸書未見所出海去楚甚遠疑非其隱處

父老弔 又孫叔敖為令尹吏民皆賀有父老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施政教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月為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令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復市業(文)莊王以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言之相曰吾令令之復矣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民從化(文)楚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敎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

城沂左宣十一令尹爲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艾獵孫叔敖

擇令典(文)宣十二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爲敖孫叔敖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軍行前以備慮有無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南轅反旆**音〔又〕師救鄭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此行也晉師必敗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旆大旗也**請寢邱**呂氏春秋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我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楚越閒有寢邱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 拔寢邱兮光州固始縣盡吳楚之閒是時越境不能至此

子西

怒令尹【左昭二十六】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子西平王之長庶。壬昭王名。

諫封吳公子【又昭三十】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播揚猶勞動也。

脾洩之事　又定五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于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吳入郢昭王奔隨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改紀政　又定六年吳敗楚舟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言無患矣　又哀元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

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按楚語謂子西歎於朝而藍尹亹以此對子西與此不同今從左傳

沮封孔子【史記】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詳孔子

白公作亂【左哀十六】楚大子建與晉人謀襲鄭鄭人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

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白公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袂掩面慙於葉公〔按〕此事在孔子卒後

葉公

不義后臧〔左定五〕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不義之

襲梁霍〔又哀四〕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使樊梁霍皆辭子邑〔按〕是時蔡已遷州來其故地近葉方城山亦在葉葉疑皆葉公所治之地

攻白公勝

〔又〕哀十〔六〕子木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以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葉公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過箴尹固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二事令尹司馬寧子西子寬子期子〔楚語〕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復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之師方城之外以入

言伐陳師賤

〔又哀十八〕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將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王卜之武城尹吉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

爲介尹。按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此周大夫祭公謀父之言。見汲冢周書。祭誤作葉。非此葉公也。故不錄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一 終